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二十五回 莽鄉主揮拳奪鄉長 多情女感夢說情郎

韓公留少青住著，議於十字路狹處，築一重關，用重兵把守，使北人不得窺伺。先渙少青做了招認屍歸葬的告示，使人遍貼西北莊鄉。那長人趙翦的鄉，卻在西北盡頭，無力山中，那鄉即名無力鄉。其人無男女，皆藍發黧臉，眼圓鼻塌，唇不掩牙，誰五百餘家，較諸鄉倍強悍。其俗，鄉長死，子孫不得承襲。集眾鬥拳，勝者得為鄉長。這鄉從不供莊粟，亦不與諸鄉通慶弔。趙翦聞紹莊公賢，乃率鄉勇六名，步兵二百從徵韓莊，不料全軍皆覆，得逃歸者十餘人。趙翦有四男一女，長名公端，次公則，三公涅，四公明，其女最幼，名公挪。那公挪生得蛾眉鳳眼，粉面朱唇，諸兄以為怪物，鄙之不以妹齒。然多力善鬥，年十四，斃拳下者不啻數十人，惟與賣漿媪的女兒趙無知善。這無知，孤無兄弟，八歲時，隨父樵於野，父墮枯井中，無知大號，無救者，亦躍身投井，及井之半，覺有人掙其發，從旁穴入。開目，則別有天地，無復有日發者。惟見玉珠簷，金碧射目。登堂入闈，凡繡幕香簾，人間備用諸物，無弗具。金爐上，煙猶裊裊，而闈無有人。無知大疑，尋至堂後，花木中得一樓。樓左一奇樹，翠蔓絳葩，高可五六尺，不知何名。一實下垂，大如橘，而紅熟可愛。掇而啖之，甚甘馥。遂登樓，樓中一榻，榻臥一華妝美人，酣鼾不醒。幾上燃巨燭如臂，四壁架插書籤，無知隨抽一帙，就燭觀之，覺肺腑洞徹，過目輒了了。倏忽間已閱八十餘卷，美人忽醒，怒曰：「汝無仙骨，誤入仙洞，窺仙書，罪不可逭。幸所閱皆塵世間角逐之書，汝緣止此，若再閱一函，五雷將隨汝後矣。」乃拔瓶上小柳枝授無知曰：「汝可歸矣。」言未已，柳枝忽化為龍，無知騎龍騰空而去。去不遠，龍盤旋不欲行。無知怒，敲龍角，龍矯首一吟，將無知翻墮於地，則已家也。母抱無知大哭，曰：「汝父墮井死，即失汝，已二年矣。向從何處安身，今又從天墜下何也？」無知詭對之。及長，素臉烏鬢，美如華玉，與鄉中諸女異貌，雖才智過人，然文弱不能持寸鐵，有欺侮之者，公挪必得其人而斃之，又竊粟帛濟其貧。是時，諸兄聞翦戰死，思殺平韓莊，為父報仇。公挪曰：「韓與紹本無仇怨，今日之事，其曲在紹，父親為潛光所惑，致陷身命，仇在紹不在韓。」正議間，人報韓莊遍張告示，許人認屍歸葬。趙夫人乃率諸兒往收翦屍。公挪也要隨去。才過碣門，便聞滿路的啼哭聲。子尋父，妻尋夫，兄尋弟，弟尋兄。載屍歸的，尋屍去的，鬧嚷嚷都怨潛光不仁。那趙翦的屍，又不在十字路上，尋至鉤鑷坡，從屍堆裡檢出個絕長的屍來。公挪望見鉤鑷山頂，一簇軍馬圍著，聞人說曰：「這是顏公軍馬，監守尋屍的人，防生變的。」公挪卻不去看屍，走近坡前，見紫羅傘下，坐著一個如花似玉的莊公。心裡想曰：「我們鄉里的人，如何這等醜怪，這莊公如何這等可愛。」呆呆看著時，公端與兄弟，正使從人裝載好父親的屍，哭著回去，卻不見了公挪。從人指曰：「這山坡上看顏莊公的，不是麼。」公端大怒，一把揪翻，罵曰：「小賤人，放著父親的屍骸不理，在這裡看人。你想嫁他麼？」公挪正看得人肝入膽，被他揪著，唬得心裡頭跳了幾跳，沒奈何只得隨著諸兄回去。

葬事已完，又擇定日期，在山坡上鬥拳奪鄉長。是日，男男女女，鬥拳的，看的，無一個不去。公挪沒精沒彩，只在床上躺著。無知正要喚公挪去看鬥拳，見他這麼情態，細細的詰問他。公挪歎曰：「自從往尋父屍，見著那顏莊公，不知怎地，便沒精神起來。敢是他要迷人的麼。」無知曰：「這莊公到底是怎的一個人。」公挪曰：「我只說不出來，只記得兩片臉皮，似淡桃花的一般。這雙眼，白的是澄澄的水，黑的是元元的珠，轉一轉時，覺滿臉都生了春色。笑一笑時，覺兩眼都暈了秋光。我這時，幾乎欲走上山去，抱著他，用吾兒舔他幾舔，卻被哥哥揪翻，罵了一頓，又驚又惱，似乎病將出來的一般。」無知笑曰：「你這病，名叫相思病了。」公挪曰：「怎麼叫做相思病，這相思病，醫得好的麼。」無知曰：「欲要醫你的病時，除非請那莊公來，可以醫得。」公挪搖首曰：「難難難，那莊公怎肯來醫我。」無知歎曰：「我這鄉中，獨我與妹妹，面目不與鄉中人同。我們身兒手兒，又白又滑，若嫁這些丑漢，肌膚鋸齒似的，怎能夠一世呢。若這顏莊公作個丫頭服事他，也不枉一生的。」公挪曰：「我與姐姐定要嫁他，他若不肯時，我便打進黃石莊，搶了他回來，不怕他不依的。」無知正笑著，忽聞外面哭的都喧雜起來，猜是哥哥們哭父親哩。出廳看時，是母親抱著四個哥哥，捶胸的亂哭。公涅曰：「這樣的一個鄉長，都沒福分讓與人，罷了。」公則曰：「不做他也罷，只是我那腰腿中了他兩拳，疼痛的走不動，還吃虧哩。」公挪聽他的言語，知是鬥拳鬥輸的。便上前問曰：「哥哥是那個奪得鄉長呢。」趙夫人曰：「是大榕樹邊，那間白堊牆，牆上有些薛荔的，這個趙熙鬥贏的。」公挪曰：「一起有多少人來鬥呢。」趙夫人曰：「總有八十三個人，只是鬥那趙熙不過。」公挪曰：「女人鬥得的麼？」夫人曰：「鬥便鬥得。只是鬥他不過。」公挪咄的笑一聲：「這鄉長終是我們的，待我一頓拳打死了他，哥哥去做鄉長。」公端罵曰：「這小賤人，不知死活。你如斗得他過時，這鄉長讓你做。」公挪不語，入內把著無知的手曰：「姐姐，我且與你做個女鄉長。」無知攏掇曰：「你欲去奪鄉長時，趁他不及防備，速去無緩，我在家裡候你的好音。如斗贏了他，速來與我商議。」公挪一溜煙跑至趙熙家，正見喧嚷嚷地，許多人在這裡賀喜。公挪直搶上前，把趙熙一拳，正打在肋下的交筋。趙熙忍著痛，揮一空拳，下面的腳，隨拳踢去，公挪亦虛揮左手支撐著，右手卻駢五指，向他臍骨一削，趙熙大叫倒地。公挪正待上前結果他，他的雙腳忽從地下飛起，正打在公挪面門上。公挪迎風便倒，那雙腳踢個空，躍過公挪，復撲在地下，頭撞頭。公挪翻身搓著趙熙的頸，向心窩裡只一拳。但見口噴鮮血，手足顫顫的，已嗚呼了。公挪又趕著賀喜的人亂打，打得影兒一個也沒有了。便去叩無知的門，說知此事。無知寫了幾張紅紙，著人四處貼了。

公挪噓噓地走回家裡時，公端等聞知公挪打死趙熙，又貼了紅紙，要自己做鄉長。沒奈何，減著性子，將父親的令牌田籍，交御了公挪。即有人扛禮物來賀喜，公挪請了無知，辦理諸事。舊時的鄉勇，多半陣亡。重新選起十餘個人來。那四個哥哥，亦在選內，因用無知做個女謀士。廣儲糧草，收買戰馬，日日訓練士卒。又收得百餘個女兵，並請了鄰鄉一個識字的做先生，設個義學，制了規條，漸漸興旺起來。鄰鄉亦有來投奔的，無不收錄。鄉勇趙季純薦鬱林鄉賴仁化，善使雙槍，生平以肝膽自許，年四十尚潦倒無所遇。公挪乃使季純將厚禮聘之，仁化又薦章鄉毛氏兄弟。毛果曾誅山J，毛敢曾屠巨蟒，皆萬人敵。悉厚待之。公挪雖做了鄉長，一心只想著顏少青，常與無知密議此事。無知曰：「彼莊在南，我鄉在北；遙遙千里，恐足上的紅絲，難係得這麼遠哩。」公挪默然。自是茶飯漸漸的減少了。公挪夜夜是與無知同宿的。這一夜，月淨風香園子裡百花齊放。公挪攜著無知的手，坐月下閒談心事。忽聞一聲嘹嘍，一隻雁兒，帶著影從北投南而去。公挪曰：「這雁若解人意時，替我帶封書，向顏郎訴我們思他的苦。」言著，歎息了幾聲。只見幾個女兵，扛著一根五稜起齒的大鐵椎，上前曰：「請鄉長演椎。」公挪拿著椎，伸一伸，復豎在地。曰：「那椎覺的重了些。」無知曰：「妹妹夜夜演的，都是這個椎。大都近來茶飯少吃，妹的氣力，都為顏郎減了。」公挪歎口氣曰：「可是呢。這椎是祖上傳下的，重百餘斤。我父親身子長，嫌這椎柄短了些，故復造那根長柄的大板刀。我哥哥們，又拿不起，這椎合是我用的，故此夜夜演一回取樂。今夜月色大佳，正宜趁這月光，舞一回與姐姐看，不覺得沉重了許多，恐怕舞不活動，只索罷了。」無知曰：「氣力是越使越出的。終有日見了顏郎，舞這椎給他看，舞得好時，他定歡喜妹妹的。切勿順著懶性兒，丟荒了。」公挪復歎口氣，拿那椎摩弄了一回，曰：「椎呵，你若有神靈時，須使我舞著你，給顏郎歡喜，你便是個挫角媒人了。那時節，繡個椎衣兒衣你，酒兒脯兒祭你。椎呵，你是必有神靈的。」言罷，揷起禿袖，扎實鞋褲，雙手拿那椎柄，從低處一撇，轉個身，向前一點，隨著腳步，將椎左一掃，右一掃，跳起來，從空撲下，復翻身跌個蝴蝶馬。由下掃上，一掃、一撇、一點，又一撲，將這月光兒，撲得碎了。漸漸的舞得密了，但見萬道寒芒，環繞著身子。星飛雪滾，那東欄幾樹梨花，一陣陣如白雨飄在半空。不知是椎齒的光，花魂的影。無知正看得出神，猛聞一聲驚嘯，收了椎。見公挪滿衫滿髻，都是梨花沾著。氣噓噓坐石凳兒上，搖著頭曰：「舞得不好。」無知拿條繡帕，為他拂去髻上衫上的落花。女兵捧著玉乳新茶，給他吃了。拉無知回房裡時，那樵鼓早打二更了。侍女們替他兩個拂榻解衣，並頭而寢。